

中土夜话

第 29 期

唐朝因果轮回故事

唐朝开元初年，当时代理礼部尚书的唐绍悟性极好，幼年时就能知前生之事，但他却不曾对人讲过，即使是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对门住着个郎官叫李邕的。唐绍闲遐时，经常召唤李邕和他一起谈笑，有时候还准备了饭食，在中堂二人一同进餐，李邕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唐绍的妻子责备他说：“你有盛名，官位极高，应当谨慎交往才是。况且李邕和你不是同类，你屡次和他亲近，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唐绍默不作声，过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一次在骊山讲习武事，玄宗拿起鼓槌击鼓，当时未到三合的时间，兵部尚书郭元振骤然下令“诏奏已毕”。玄宗大怒，拉郭元振到大旗下面问斩，大臣上奏说元振有保护国家的大功，应当赦免他的死刑。于是把元振放了。玄宗恨还不消，就把掌管礼部的唐绍给斩了。

出事的前一天，唐绍对妻子说：“我自幼就具备知道前生事的能力，明天讲武，我将不能免除一死。我前世是某一家的女子。等到成年，嫁给灞陵的一个姓王家的儿子为妻。婆婆对我非常严厉。十七岁那年冬至前一天，婆婆叫我亲手准备饭食，准备完毕疲倦得很，婆婆又叫我缝制罗裙，第二天，要穿它来招待客人。我在灯下缝制，担心当晚不能完成，很晚都不能休息。忽然有一条狗冲开门进入房间，碰倒了灯，油泼到裙子上面，我又怕又恨，因此就呵叱狗。那狗就很快的跑到了门口，可是门却反关着，狗进退周旋却趴在床下面。我又点上蜡烛，准备处理裙子上的污垢，而裙子上一片狼籍。我惧怕婆婆的严厉责备，又憎恨那狗碰倒了灯，于是就抬起床，用剪刀猛地刺狗。偶然刺中了狗的脖子，剪刀的一股也折断了，我又用另一股狠狠地刺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早晨我拿着裙子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婆婆，婆婆正在责骂，丈夫正好从外面回来了。他询问原因后，就从床底下把刺死的狗拖了出来，放在婆婆面前。婆婆因此才消气。我十九岁那年就死了，死后就转生为现在的我。过去杀死的狗，就是现在的李邕。我明天就要死了，杀我者，一定是李邕。报应乃是常理，你不要害怕。”

等到第二天讲武，唐绍被杀头时，果然是李邕执刀。刚开始第一刀，不料刀被折断，换了一把刀再举起，才断绝了唐绍的性命。死生的报应，当然和因果有关，而且刀被折断，连杀法都一样，说明神真的是公正的啊。唐书上说，明皇不久悔恨杀了唐绍，怨李邕行刑太快，终身不再录用他。

悲剧殃及三代人

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东省某地的一个村庄。时间虽然过去近半个世纪了，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至今还在延续着。

四十多年前，中国大陆有过一场砸庙毁神像的疯狂运动。它疯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有一户人家受无神

论的蛊惑并被发财梦迷了心窍（据说神像内有金银元宝），全家大小一齐出动，用大绳把村里庙中的神像一个个全部拉倒并砸碎，想找到金银元宝；没找到元宝，就把庙里有用的东西捡了捡搬到了自己家中。不到一天时间，一座庙就在这家人的手中毁了。他们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

先是一场无名大火把这家的房屋财产烧了个精光，女主人也被烧得满脸伤疤纵横、双手扭曲变形。接着，这家的小儿子一病夭折；聪明精干的大儿子变成了疯子，一年到头光着身子疯颠颠到处跑，几年后在一次抽疯中死去；男主人被这些变故彻底击垮，在悔恨与抑郁交加中煎熬了几年后死去；二儿子变得傻里傻气，只能干一些简单的粗活；女儿虽比二儿子稍强一点，但也是一个神智不健全的人。

双手被烧残的女主人成了这家的主心骨和主要劳动力，半年糠菜半年粮仍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每年的春冬两季都得要饭维持生计，这家成了全村最败落的家庭。好不容易熬到八十年代，女儿长大了，家里的生活较从前也略有改善，女主人又用“换亲”的方式用女儿换了一个儿媳妇回家，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八十年代末这家人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隔辈人，可孙子又是个神智不健全——至今事情已延续到了第三代。

这个家庭悲剧使人心情沉重。它是中国大陆无神论及其运动的牺牲品。古时，中国人敬佛供佛都犹恐不及，更不要说敢对神佛如何不敬了；今天，无神论的蛊惑已经严重变异和破坏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悲剧祸及这个家庭整整三代，至今它还在延续着。人们可怜这家庭，却解决不了他们触犯天理的根本问题。因果，就是因着每个人的心念与选择而得到的或善或恶的结果。在当前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一巨大冤案中，人们如何看待因果？请帮助善良，不要选择助纣为虐吧。

老公安的担忧

我是一名有四十多年工龄的老公安，亲身经历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小运动，遇到过各种社会问题，工作带来的欣慰和愧疚都曾有过。现在，看到发生在眼前的打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看到咱们一些公安在其中横冲直撞，为非作歹，不由不使人想起：过去，一些人被当作“专政工具”在执行错误路线后所遭受的身败名裂和良心的谴责。我不能不向广大的公安干警——我的同行们道出我的肺腑之言。

当前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打压，无论从表面上看，还是从手段来看，比过去的“三反、五反”，“阶级斗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即便是抓人，也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随意乱抓，也得先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法院审判了，再由我们公安部门执行。而现在抓人根本不必由法院裁定，就凭上头直接发的文、下的令，上头说抓谁，公安部门就得抓谁。既不“以法”，也不“依法”，而是上头说了算。这究竟置国法于何处？更有甚者，见到炼功者就抓，就抄，就封，就打！真令人既痛心又担心。

法轮功，说到底也只是炼功人信仰上的一种选择。信仰是人类的一种思想自由，是人基本的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不能因为是 xx 党执政，就得要求全体人民都信仰 xx 主义，奉行一党的宗旨。否则

就太霸道了。

对法轮功的批判，我觉得有些地方明显地不对劲，难以服人。说他们七年来练功练死了 1400 多人，平均每年死 200 多人。不管这个数目是不是真实的，如果这一条就够得上给人家定为罪名的话，那去年一位高级官员亲口披露的，由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的违法施政造成一年内死亡 13000 人的事实，又该怎么看？是法轮功死亡人数的 60 多倍呀！再说国家关于恶性事故的判别是有标准的，得超过千分之三才算超标，而上述死亡 1400 多人的“恶性事故率”才在万分之七（按国家公布的 200 万法轮功学员计算），远低于国家标准，也比国家政治恶性事故低很多。

不知大家感受到没有，当我们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时，人民拥护我们，尊敬我们，而这一次，打压法轮功，人民是在用什么目光看我们啊！他们见着我们就躲着走，又怕又恨，说江 xx 比法西斯还毒，骂我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却干着伤害人民的事。其实，老百姓人人心中有本帐，现在即使不说，也要以后算总账。这也难怪他们，老百姓的日子真够苦的了，还要折腾他们？

有些年轻的公安干警，没经历过政治运动，不知天高地厚，成天耀武扬威，图一时痛快，不留余地，弄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有个年轻干警只因一位被抓的女法轮功学员不交出资料，就用烟头把人家的胳膊烫的伤痕斑斑；有个干警对法轮功学员任意体罚，把他看不顺眼的拖到烈日下曝晒，拳打脚踢，直到打累了才住手，然后得意的说，“真过瘾！好久没这样痛快地打了！”有的地方干警将抓住的练功学员集中关押，12 小时不让上厕所，30 小时才让吃饭，每人交 200~1200 元罚款才让走人。这样执法违法的现象太多了。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老泪纵横的对我说：“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咱们警察这样地打人民群众……”

我是过来人，感到问题严重极了。物极必反哪。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汲取！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文革那阵的左派是多么得意，打、砸、抢，不可一世。十年后呢？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受人唾弃抬不起头。所以，我劝大家严肃地、认真地想一想：当上头让我们镇压人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虽然我们端的是“公安”这饭碗，不能不执行命令，但是做法有深有浅，有真作假。因为，我们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能公开支持，就暗中网开一面，多积点德。同行们，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为当权者尽忠尽职了，更不能为虎作伥。任何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对法轮功的打压肯定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到头来这段历史肯定会重新评说。

德国警官濒死体验自述

德国柏林 斯塔因·海德勒，男，49 岁，警察局长。这是个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来世的人，他对人冷漠粗暴，没有道德感，从不愿意帮助别人。1996 年 10 月 1 日 当他高血压脑溢血病危时，他的灵魂出离了肉体，他感到十分愤怒和暴躁，因为他发现自己被许多贪婪的灵魂包围着。那些灵魂正在欢迎他来到他们自己创造的地狱。

“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些丑恶的灵魂是我无

论如何也不想与之伍的。他们看起来非常凶恶，而且举止粗野。而我，尽管自私，尽管从不替别人着想，却是个挺拔、有修养、穿戴考究的人。我想冲出这个丑恶灵魂的圈子，但他们却将我紧紧围住。我大声求救，但没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可以进入这个圈子。可以这样说，我为自己掘好了墓，而现在才尝到了躺在里面的滋味。我感到痛苦异常，那一刻我开始看到自己人生的错误，但却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直到我的悔恨和我对自己由于自私而虚度了一生的痛惜充溢了全部身心后，我才从那些死亡的恶魔之中解救出来。”

“在此之后，当我重新活过来后，我就一直在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回顾自己过去的错误，寻求人们的谅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难。多年来的冷淡、粗暴已成为我身上的一部份，一种做恶的欲望，仿佛难以挣脱的镣铐，时不时地煎熬着我。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这股冲动，有时我想，我完了，我身上的恶念快要控制住我了。这个时候，那次脑溢血时看到过的可怕一幕又在我眼前闪现——太可怕了，其中一个张着血盆大口扑上来要咬我，但又不下口，只是把嘴那么张着，贴着我的喉咙……这样多次发作，惩戒的意味越来越浓，促使我对自己的自私、冷漠反省起来，我逐渐意识到冷漠与粗暴带给他人的伤害是多么痛苦。这样一点一点地，我觉得自己做过的错事将是无法弥补的，我必须努力去赎回过去的罪……。”

希望大陆所有良知尚存的警察引以为戒。同时告诫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公安，不要以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为借口对善良人打压迫害，生命堕入恐怖的深渊并承受无尽痛苦时，将痛悔莫及无以逃脱。

报应来时人力难拒

自 99 年 7.20 以来，四川省彭州市敖平镇的不法官员，在这场江××发动的邪恶运动中表现得很卖力。他们“积极响应”批文精神，“积极贯彻”610 系统的指令，对该镇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绑架、诱捕跟踪、挂牌示众、站凳曝晒等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至今还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里。

那么这样的助纣为虐，给这些镇级小官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头两年担任党委书记的张达义，因贪污受贿案败露而锒铛入狱，丢了乌纱；与张同届共事的镇长吴维春，也是因贪污受贿案而被绳之以法。接吴维春班的镇长钟辉，依旧头脑不清醒，紧跟着 610 系统团团转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呢，他得了大脑肿瘤，做了两次手术，花了十几万还没治好。一个到任不到两年的年轻镇长躺倒在了病床上。

610 恶人骨干之一的陈良，开始是镇政府雇佣的治安干事。不管催税催款，是凡哪家哪户一时交不出来的，他就冲锋在前。村民们都说是镇政府雇佣的打手。这陈良在对付法轮功学员方面，更是心狠手辣：是凡被抓到的炼功者，不管男女老少都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筋断骨折。尽管这样，可还是连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没制服，没打垮，而他自己却先倒下了。现在，他的腿不听使唤了。经过几次医院的检查，还不能确定到底是骨癌还是骨结核，总之，是骨质严重坏死的那种病。医生说要把右腿的大骨挖掉再换上假骨，至于说以后截不截肢还很难说。